

本期策划主题

雕琢时光的匠心与坚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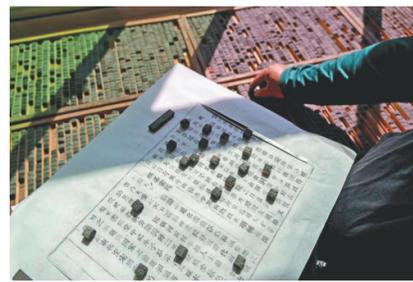
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字模



丁华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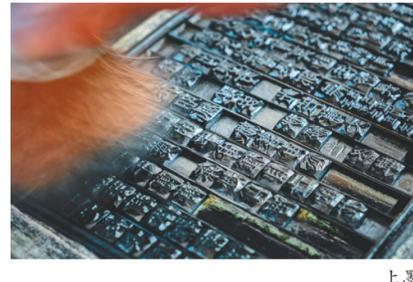
刻模



拣字



排版



上墨



拓印



成品

千年文明里的木活字密码

首席记者 陈炜芬 记者 汪峰立 通讯员 朱蕊丽/文 首席记者 雷宁/图

如何描述木活字印刷术？
它是非遗为舟，在坚守中用匠心温暖棠梨木的古老技艺；是以刻刀为笔，在方寸间守望历史的活态注脚；也是以字模为“种子”，在起落间传承时间与文明的华夏掌故。
在缙云活字印刷术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丁华义家中，木活字印刷术有着具象化的呈现——“攒四万字模传四代人”，修史书、修家谱，让活字如星辰，闪耀烟火人间。

匠人

北宋毕昇以泥活字开启印刷新时代，却在木活字的探索中铩羽而归。直到元代农学家王祜改良工艺，请工匠以梨木雕刻出三万枚活字，在一个月里印刷了百部《旌德县志》。至此，木活字印刷术真正落地生根。

清康熙年间，木活字印刷术传入缙云。彼时的小山城，修家谱蔚然成风。据记载，乾隆年间修纂的《梅氏宗谱》是缙云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。可以说，在缙云民间，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，便是印制、修订家谱。

当时，以修家谱为业的工匠，被尊称为“谱师”或“谱师”。丁华义的爷爷丁章秋是当地有名的谱师，一生为无数家族修家谱。从前，修谱是庄重的大事，场地多设在祠堂，空间足够大，字盘可以逐一摆开，便于排版印刷。完成后，字盘收起层层堆叠，捆扎成担，运往下一处。

世代传承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纽带。

“太公教爷爷印刷术，爷爷再传给我。”丁华义说，技艺一代传一代，到他已是第四代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初中毕业的他跟随爷爷学习修家谱。学徒时期，他被告诫“只许眼看，不许手碰”，心里默默记下印刷流程和方法。“手艺人要本分、守规矩，专注于手上的活儿。”这是身为谱师的爷爷时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记者手记

匠艺

木活字印刷工具不多，主要为字模、活字版、棕刷、宣纸、麻皮纸等。关于工序，说起来也不复杂：包括制模、写模、刻模、拣字、排版、校对、上墨、拓印、装订等20余道。

所谓拣字，就是从字盘里找到所需的字模，一个字模对应一个汉字。拣字听起来简单，却非易事。每套木活字都有数万个字模，要精准“定位”，就必须熟记口诀，因为字模的排列规律都藏在里头。因此，背口诀成了每位谱师的“入门功夫”。今年48岁的丁华义，能在几十秒内找到“目标字模”装入印版。

在木活字印刷过程中，排版如排兵布阵，每个小小的字模都有它的专属位置，正所谓“小小字模，各司其职”，位置分毫不差，印刷才能工整有序。

拓印时，先用自制的棕刷蘸取适量松烟墨，均匀刷在字模上，接着把宣纸敷在上面，再用另一个蘸过蜡的棕刷轻轻刷印，直到字迹清晰显现。

听起来似乎不是很难，可实际操作中，却是挑战重重。比如，墨汁过多，纸容易破，太少又印不清晰；又比如，字模上墨时，必须又快又均匀，赶在它风干之前完成印刷。“这个时长不能超过30秒，否则这张纸就废了。”丁华义说，修纂一本宗谱，短则三四月，如果遇到大家族，耗时一年半载也是常事。他曾独自修纂60套家谱，每套5本，“是经我之手修家谱体量最大的一次”。

匠心

木活字的动人之处，在于它让汉字拥有了“骨相”。

当字模包浆或破损时，需要复刻，而遇到生僻字时，则得补刻。选材需棠梨木，“以冬季砍伐为最佳”；字体一律采用老宋体，“古朴味浓”。刻字时，先写模，即在字坯上书写老宋体汉字，再以阳刻法精雕细琢，“唤醒”木纹里的横竖撇捺点，其特点是横细竖粗，笔画对比大，“让文字有层次感”。刀刃游走间，木屑簌簌落下，墨香和着木香，恍若穿越800年时光，与王祜笔下的《造活字印书法》悄然相遇。

每套木活字通常有两种字号的字模，为的是衬出书中不同部分的内容。在丁华义家中，有1.1厘米×1.2厘米、0.6厘米×0.7厘米、1.5厘米×1.5厘米三种大小不同的字模。“中等大小的字模多用于印刷正文，而最小的字模一般用于印刷落款时间、行第等。”他说，这些字模，都是从太公和爷爷手上传下来的，“都已经上百岁咯”。

和历代谱师一样，丁华义坚持以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精细功夫，“种”下一颗颗“汉字种子”。只有初中文化的他遇到生僻字时，会采用“以画代写”的方式，把反字小心翼翼“画”出来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能在十余分钟完成一个字模，将它放入印版中。

当松烟墨浸润宣纸的刹那，那些在字盘里静默排列的文明密码逐一苏醒——它们会呼吸、会成长，“会在岁月长河中吟唱风华”。

时光印记传墨香

首席记者 陈炜芬

谷雨时节，我前往缙云县东方镇靖岳村，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这一古老技艺的传承与发展。

木活字印刷的场地，在丁华义家的二楼。这里完整保留了木活字印刷术的全套设备，是丁家几代人共同守护的心血。

推开房门，一股混合着墨香与木香的独特气息萦绕鼻尖，眼前的景象仿佛将时光凝固：工作台的一角，放着一本1990年印制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书页间墨迹斑斑，那是曾经被反复使用的痕迹。印刷台上，棕刷是黑色的，墨桶是黑色的，就连台面也被墨汁浸染

得乌黑光亮。字盘里，成千上万的字模整齐排列，墨渍深深渗透棠梨木，改变了最初的原木色。一块印着“请勿触摸”字样的牌子直立在字盘之间，无声地示意“生人勿近”，提醒人们与这些“汉字种子”保持距离。在丁华义眼里，“它们珍贵得容不得半点疏忽与打扰”。

尽管木活字印刷技术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但在现实中，公众对它的认知度并不高。“你看这些字模，每个都散发着汉字的力量。”丁华义小心翼翼地整理着，眼中满是珍视。

即便木活字印刷不再是主流的印刷方式，丁华义也认为，自己有责任将这份宝贵的手艺传承下去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木活字印刷术，他正在尝试作出改变。不久前，一家研学基地打来电话，邀请他将木活字印刷融入乡村旅游项目，“能让更多人了解、传播老祖宗的智慧，肯定值得！”

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，为这些古老的印刷设备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。而我呢，于靖岳村的这间小屋，触摸到历史的温度，目睹木活字印刷术在新时代传承的曙光。